

平常心·赤子情

(續完)

楊 士 毅

——永懷方東美老師

訪哲人之家多感觸

我第一次去方東美老師家是很偶然的，溜上了輔大校車，車子到西門町下車時，本想去西門町逛逛，但是方師問我是不是要搭便車，一想乾脆送老師回家，一來也可去老師家看看哲學家的房子究竟是什麼樣子。叫了計程車，方師先上車，我也跟著上車，當時方師已七十七高齡，上車後再移動坐位，實在不方便，但當時看見他用手把右腳拿到左邊去，有種吃力的感覺，因此到了牯嶺街巷子裏停車時，我很快地下了車，違反交通規則地開了左邊的門，想想也許這樣方師下車比較方便，但只開了一半，方師即微笑地從裏邊揮揮手，用手扶起右腳，從右邊的門出來了。他用手指了一下方向：「要不要進來坐一下？」我點點頭，順便觀察了一下「地理環境」，這是一條寬十公尺，長三十公尺左右的短巷，方師家的正門即為巷的底面，更碰巧的是此街沒有其他住宅的大門，令人有種寬敞、清爽、氣魄雄偉的

感覺，就如同方師的風範一樣。到了門口，好奇地看了一下房子外表，有種誠樸蒼勁的感覺，方師說：「這是台大的宿舍。」隨即開門進去，方師向師母說：「有中大同學來。」那天一直聊到三點鐘，才吃中飯，因平常只吃一碗飯，當天本也不例外，然因方師輕聲地說：「年青人要多吃一點。」我才比平常多吃了半碗飯，菜有種清淡的感覺，飯後方師拿了柳橙和刀子，我嫌用刀子太麻煩，從窗戶旁邊換了橘子，吃完水果想想也該回家了，方師特地再穿了鞋子，親自送我到門口。

離開方師家，再回頭相望，頓覺其宅居也像其為人，不只有種誠樸蒼勁，也有種清雅淡泊寧靜的感覺，人在其中更易體會出「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心境。

那天聊天的範圍很廣，從學術、國是，到牯嶺街舊書攤各種小事，他很關心中的近況，但也如其平日所說的他是時間的行乞者 (The Beggar of Time)，他說：「恐怕沒有時間再到中

大了，也恐怕沒時間再寫中文本的中國哲學了。」他也很關心前兩天才在文化學院舉行的四個哲學系主任的座談會，內容係以「中國哲學會之未來」為主題，碰巧我也去參加了，我說：「開得很成功，學生們踴躍參加，老師學生都非常熱情，顯示著一種新希望。」對這次的主题，過去我也研究了許久，順便提了一下自己的心得；方師問：「你有沒有發言？」「怎麼沒發言？」這是一種大刺激，那天，我是該發言的，縱然是「作客」身分。他也很關心許多年輕的教授與講師的教學狀況……。

無意間，我注視前面書架的書，這使他陷入一段痛心的回憶，他說書架是陳康教授的，陳教授是方師早年中大哲學系的學生，曾留德十年，是名聞國際的希臘哲學權威，曾任哈佛大學教授，本來來台後曾接方師之台大哲學系系主任，可是卻因當時台大文學院院長及一些學閥動了手脚，而使這位國際聞名的陳康教授，「流浪」美國至今二十年；而名聞國際的美學家朱光潛教授（

三十八年任北大文學院長）亦因同一批學閥，而身陷匪區，甚且當年還差點要解聘方師及徐子明老教授（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前後任北大、中大歷史教授，著有胡禍叢談）及其他二位教授（後來確遭解聘），因為他們批評胡適之，因為他們的正直，天啊！真不知什麼叫「學術自由」，唉！是中國之不幸乎？方師慨嘆曰：若當年羅志希（家倫）先生接傅校長掌台大校長就不會有今日所謂「文化沙漠」之醜譽了。

接著老師問我家住那兒：「稻江那邊。」他沉思一下說：「我不知道。」（要像方師那樣學識淵博說不知道，是很不簡單的，台灣的一般文人有個弊病，總是自以為什麼都懂，什麼都要批或罵，一點廢話牢騷也要見報，以領一下稿費，然為此虛名小利，往往犯了「學術越界」的繆誤，夷害讀者，而方師則始終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境界，這點實在是文人要注意的。）我再補充說明：「榮星花園那邊。」「榮星花園以前去過，現在都沒時間，好久沒去了，是不是改良了許多？」……「又反問：「青年公園去過沒？」「阿里山呢？」方師平日喜歡徜徉於山水間，享受大自然的奧妙，他笑謂：「念哲學第一步就是要做飛機或爬山『享受』『體會』一下高度心理學的妙樂」，當然更常從自然景物中，體悟真理，比方說他以碧潭吊橋之形式來譬喻觀照般若、實相般若、與方便般若的關係。

離開方師家，在植物園小歇，想著：方師的生活確實清苦，一個月沒有多少薪水，再加上方師又不像一般文人輕易寫雜文，領取稿費。然而

，方師卻在民國五十多年，其體力甚佳時，屢屢拒絕了美國各大學重金之禮聘——月薪折合約新台幣六萬多圓（在十多年前六萬多圓是筆相當大的數字）——甘願回到國內過著清白澹泊，安貧樂道的生活，將其一生之結晶，傳播於國內，為的是什麼，為的還不是國家的富強，民族文化的創造，為的還不是期望教育更多的青年學子，將民族文化的種子深植於台島，為的還不是期望建設台灣成為世界文化大交流的砥柱，成為人類文化靈魂之窗，太平洋上的文化燈塔，進而和香港及世界各據點，共同放出光芒，組成唐君毅教授所謂的「文化長城」。哲學是思想的統會，文化的中樞神經，是國家民族的導航，沒有它，國家民族即失去了方向，沒有它，台灣和其他地區也沒什麼不同呢？但是我們這個過分現實、虛偽的社會，又曾給予他們多少的重視呢？方、唐、牟三師的文化理想究竟實現了多少呢？未來三百年之後，人類所作的歷史回顧將作最佳的鐵證。但是我們年青的一輩，若不及時加緊致力於精神思想的建設，奮發圖強，他們所設立的礎石，不是白費了嗎？歷史不是會在我們這一代成為空白嗎？

哲學文化六代同堂

方師常說，今日談哲學離不開文化，談文化亦離不開哲學，因此當項退結教授精心辦了十年的現代學苑月刊決定革新改版之際，方師乃建議以「哲學與文化」月刊為名，於是「哲學與文化」月刊在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一日脫胎生焉。此月刊在當時是國內學術界唯一純哲學性的民間雜誌

，這在商業不景氣，現實的社會中生存是很不簡單的，但後來也催生了鵝湖月刊與中華國學等雜誌，鼓動了國內對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視。

民國六十四年，適逢唐君毅教授自港、程石泉自美返國，分別在台大、師大講學，台灣文化界難得有此盛會，因而第一屆「哲學與文化」講座在主持人傅佩榮的熱心奔走下，即適時在耕莘文教院舉行，講演者計有唐君毅、程石泉、黎東方、鄒昆如、趙雅博等教授，五天以來估計前往聽者將近三千人。

五月四日下午，第一屆「哲學與文化」編輯顧問座談會，也在耕莘文教院舉行，參加者計有方、唐、程、黃四位先生及各大學哲學系主任所長及青年教授學生多人參加，那天真可說是六代同堂，那天筆者拿了百事可樂和汽水，問方師說：「老師要那一種？」方師笑著說：「什麼都不要！」那天自始至終方師的杯子都是空的，方師滴水未飲，但仍非常嚴肅地講了一個台灣學術界的「大笑話」，然後希望該月刊以哲學與文學，哲學與藝術，哲學與科學，哲學與宗教，哲學與歷史之專號方式有系統討論研究，唐、程二師更表現出其對現實參與之非常熱忱，提供了許多建議，而謂念哲學者即要在時代危機中，發出震醒人心的獅子吼，其他的人也提出了許多的寶貴意見，而結束了此一難得的聚會。

由於受了「哲學與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受了方師「有沒有發言，怎麼沒發言」的刺激，更為了不辜負方師智慧的啓迪，在服役期間，雖然我的級職始終是上等兵砲手，但每次總是奮力主動

爭取講演的機會，如在三民主義講習班、週會專題報告，或莒光週任政治教官，更記得前陸戰隊政戰部主任握著手問我是「哲學系還是經濟系畢業的」，及借用了前孔司令（即現任警政署長孔令晟先生）的訓話時間，然後孔司令評論曰：「這位同志念物理，我念化學，我們對真理的看法非常接近……他講的很深，他講的話引起我內心深深的共鳴。」的情景，然而這些深刻難忘的印象也無非由於方師的啓迪所產生，因為內心始終有股自然的意願，想把從方師身邊所體會出來的寶貴心得，告訴社會上一般人們，更覺得若不如此，不是對不起方師，不是白上了一年半載的中國哲學課？不是白白浪費了國家所做的教育投資嗎？不是太自私了嗎？只將哲學智慧提供自己享用。也因為在軍中，由於過多的「討論」「聊天」，結識了一些知己，雖然他們並非「學士」「碩士」「博士」之所謂「高級」知識分子，但他們更具備了當此「高級知識分子」所需的魄力、才華、熱情與純真，這些說起來也無非由於方師之教誨所產生之「緣」分哩！

精神心願壓抑病魔

去年，我隨部隊在酷熱的南台灣演習，有一天中午，傳來一封信，拆開一看是方師得了癌症的消息，我才想到上次週期假回台北之情形。當時方師正準備赴美，接洽英文本「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之出版事宜，由此特別在星期五加開一堂課，如今想起，這卻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堂課。第一節課，我和家兄都覺得方師的聲音似

乎小了一些，體力也較差，第二節課才又大了起來，當時想或許是年齡又大了一歲的緣故，也許是部隊軍歌聲聽慣了的緣故，但總沒想到原來是病魔已潛伏其身了。

按理說，應該是潛伏甚久了，但是在初期沒有發現，一定是因為方師爲了完成其精神使命——中國哲學之著作——而將其暫時壓抑住，一直到最后之時，即鬆了一口氣，病魔即趁機爆發了，歷史上甚多這種例子，鈴木大拙在九十五高齡寫信給方師說他已寫完華嚴哲學，其後立即仙逝。歌德在八十三高齡寫完「浮士德」之後亦復如是。難道方師也將在費其一生心血之著作完成後即將圓寂乎？天不該絕此人的，他還可以爲近代中國及全人類，做更多別人永遠做不到的精神使命，他不是還有一本「東西比較文化哲學」（即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一書），尙未完稿嗎？

他爲了不願外國人誤解中國心靈，而捨棄了這本全世界只有方師能寫出來的著作（因爲外國人縱然西方哲學精通，但不懂中國文字，對中國哲學總是一知半解，反過來，中國人能精通中西雙方哲學，而又能同時以中、英文著作大書又少矣哉！），然爲了國家民族，同時也相信中國哲學在世界文化中必將屬中樞地位，而獨爲中國哲學，這種苦心是多麼地令人欽佩。

演習結束，回到營房，和一位台大政治系同學提起方師之病，他說：

「也許可以以其哲學生命戰勝病魔。」內心想，也只有如此祝福矣！當時又想此病會不會與吸煙相關，但又想方師七、八年前即已戒煙（由

此可見其意志力之強），該不會和此相關。後來在報上看到黃振華教授所寫的一篇文章，謂方師飲食正逐漸恢復正常。心中也定下來，也不想戒煙了，再回到鳳山，已屆退伍之時矣！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五月十八日，在醉酒中，結束了軍旅生活，又開始面臨了生命情調的抉擇，畢竟人海茫茫，何處是歸程呢？再加上連續數夜嚴重的失眠及各種因素構成了所謂的「神經衰弱」，但是對於方師的病卻始終掛於胸懷。

退伍後，第一次去方師家是送其「錄音交代」去的，方師母一邊擦著淚水，一面以濃濃情感音調訴說方師之病情及其他，後來張肇祺教授來了，師母說：

「在這段期間，都幸虧張先生的幫忙。」後來劉學坤教授也來了，走進臥房，才發現方師病情之嚴重，遠超乎想像之外，方師已消瘦下去，寫「方東美」三個字都感到吃力，劉老師以一種傷感的音調說：

「我們是多麼地希望老師的病痛能够平均分給我們，以減輕老師的痛苦。」當時方師白髮蒼蒼，雖已消瘦，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流露出一種慈祥的光輝，眉宇間仍透出一種仙風道骨的俠氣，也呈現著一種永恆哲人的睿智與穩靜。當時方師體力已甚差，但他見師母連夜的勞累，乃奮力而輕聲而又充滿關懷地說：

「我已經垮了，萬一兩個人都垮了，怎麼辦？」

天上仍舊下著大雨，張教授又要去一位中醫處拿藥，搭了張教授的便車，到新公園下了車，走入了公園，雖然雨較小了，但是園裏的一草一木卻顯得不怎麼地清新可愛，一切都是那麼地低沉呆板，可惜我不是華佗，剎那間：猛憶及輔大樓梯上，「主客二元對立，解消之道即是賦予價值，而價值之中，最重要者即感情，而淚水是感情的具體結晶。」方師微笑曰：「東方人重情感，西方人重意志。」也有次在輔大校車上，不曉得怎麼會提到愛情，「方師幾歲結婚的？」他微笑一陣，然後富於詩意地說：「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但人的好奇總希望有個確切的答案，他才又微笑說：「三十歲。」一轉眼人世滄桑，又是五個年頭過去了。

告別塵世步入永恆

自從方師生病以後，舉國各界人士均全力尋找中西名醫，王昇將軍以直昇機專程接運一位住屏東的醫生，前教育部蔣彥士部長也親自禮聘醫生，也有以自己獨到藥方治療，甚且有位北醫同學，更三步一膜拜地由土城山脚拜到山上，祈求方師的病趕快痊癒。也記得華仲慶教授有次提到方師的病況時，聲音突然大起來，激動莫名眼中也濕潤了：「方老師是國寶，中華民國就只有這麼一個方老師，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把他救起來啊……。」

但就在這麼多人的關懷下，這可恨的病魔依舊無情的侵蝕著我們的方老師。

六月三日下午，方師住入了郵政醫院，和佩

築手握著担架，內心總覺有一股熱流要衝上來，剛入醫院約十分鐘，蔣院長即時趕來看望方師。

六月十二日晚上十點，我和友人蔡榮壽去醫院看顧老師，坐了約十分鐘，方師醒了，用一種慈祥親切，非常微弱的聲音說：「是楊士毅嗎？」「考研究所了嗎？」然後略微朝左邊一個較低的床舖像學生一樣可愛地說：「累了，一個睡上舖，一個睡下舖。」剎那間，他又瞥見坐在前邊沙發上的朋友，「是交大同學嗎？」我說「不是，是部隊中的朋友，他也很敬愛老師。」「姓什麼？」「姓蔡，將從事海員。」方師露出一絲穩靜欣慰但又蒼白的笑容，稍微仰起向蔡打招呼，後又提了一下交大同學的事，我即告知其近況，然後方師即閉目養神了。

護士小姐說：「來這邊的人，什麼樣子的人都有，老的，中年的，少年的，有許多人來的時候，雖然方老師仍在閉目休息，也仍舊行大禮，他人太好了，有時看我很悶時，有事情也不會叫我……。」我告訴他一些方師的事，謂：「他跟孔子一樣偉大。」那晚他身體不適，但看我們驚慌的樣子，仍安慰說：「沒關係……。」

七月十三日上午，方師去逝了，十九日的葬禮是非常非常的誠懇隆重而簡樸，他期望免除了般世俗的形式追悼與繁文褥節，但更蘊含了一種清高澹泊脫俗的人生哲學，但是敬愛他的學士、友人仍在十九日上午絡繹不絕前往致敬，除了政治上黨政軍首長、哲學文化教育界人士外，其他如經濟學家王作榮、楊必立教授，社會學者謝應寬教授，文學界如尉素秋教授，物理學者戴連軌

教授，史學家錢穆教授，心理學者查良釗教授……天主教如于斌樞機主教，佛教界如釋淨空法師，民間單位，如學生書局……等都前往致祭，就如同一位教太空物理的林教授所云：方老師簡直是活菩薩的化身，縱觀方師的一生，不正是為了救人救世，奔走於世，做別人所不願做的，忍別人所不能忍的，說別人所不願說的，雖然二十世紀許多現實的人們已不太相信這類理想人格的存在，但方師卻真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雖然，他已告別了塵世，但他的人格精神卻如旭日之東昇，必將隨著年代之日久而日新，同時也將更加活躍於人們的心靈，而永久顯現於現實世界上。

精神與天地同流

方師的教學歷程超過半個世紀，遠超過孔子、釋迦牟尼、耶穌之傳道時間，其所授學生從早期到晚年也有六代師生相傳，也不止三千弟子了。其中英文著作之流行遍佈及講學地區也橫跨東西兩個半球了。雖然每個人從方師精神人格的大洪爐中所分受的智識及啓示隨著個人的性向、機緣、天分不同，而不盡相同，而日後在人類社會扮演的角色也不一，但真理的光輝在每個人內心閃耀，理想帶來踏入社會努力奮鬥的目標；雖然世路多歧，人海遼闊，但仰瞻師道山高則是相同的；任何曾經受其親炙者或私淑者或和其接觸的中外友人，無論在天涯，無論在海角，誰不懷念從游於方師那段美好的日子？誰不為其精神人格之精純耿直與崇高所感召呢？誰不在細讀其永垂不朽之著作後，產生點化、提昇的喜悅，

而愛不釋手、一讀再讀呢？

歷史上的豐功偉業，固然和當事者之品德才能相關，但和其時代潮流背景與機運更大有關係——所謂時勢造英雄，得時也——同樣地，較客觀性的知識，也可以藉搜集資料，加以統計性的累積組合而成，這些均隱含著部分的外在客觀及偶然因素。但是，一個人處此二十世紀急功近利的時代，具備了深厚功力取得功名與利，但卻「不求宣傳」、「不求聞達於諸侯」、「不求厚利」甚且「外方內方」不怕得罪某些學閥，而終其一生，孤心沈潛於學術教育中，是甚難得的；然而，更難得的是，將其精純的品德人格與修養，不朽的學術著作與日常生活密切地實踐結合在一起，這些不是靠歷史背景，也不是靠時代潮流，更不是靠運氣或偶然，而是純粹用實力，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穩穩健健地累積下來。

總之，方師的精神人格及著作像太陽，永恒地普照著大地，隨時給予大地一片生機與創造的衝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要源；它鼓舞著人們認清現實世界的醜陋與良善，人性之優點與弱點，而後予以生命意義的提昇與擴大；同時以生生不息地創造與奮進，使不完美的世界逐漸趨於完美；也像星星月亮，美化詩意了平雜的現實，使人們在似幻實真的心境下，輕蹈著最優美的旋律，詩情畫意地穿綴過人生之夢。也像一團烈火，點燃了人們心中良知良能的火種，更像一盞明燈，照亮了人類的前程。遲早，他心智上的後裔，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隨著他們言行著作的傳播，均將綿綿無盡期的繁衍下去，也遲早，中華

文化之光，終將廣披世界——是之謂「生生之德，永不止息」。

午夜夢迴，方師真誠、甜蜜可愛的笑容，充滿豐富情感與憂患意識的淚水，氣勢磅礴、慷慨激昂的講學與幽默風趣的雅語，再度浮現在腦海裏，使我在前途茫茫、徬徨之時，再度給予信心、恆心、魄力與定力，鼓舞著我繼續開創永恆的生涯之旅，雖然，歲月總是如此的無情，方師過世又隔半年多了。

方老師一生中在學校講學的最後一堂課是講張載的哲學，記得課程上的最後一句話，他笑著

說：「以此短短幾小時來講完張載的哲學是不可能的。」同樣地，要在短短紀念文字中全然了解方師一生精神人格的偉大更是不可能，但若大家同心協力將方師之錄音講學及早整理出版，使方師的精神人格更加地活潑潑地躍然於紙上，貫注到社會上各個角落；同時人人更各就其崗位，以不同的角度共同發揚創造中華文化，相信以此來紀念方老師是更有意義的。最後筆者引述張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做為本文結束，謂此語為方師一生所做所為的縮影，誰曰不宜？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回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伍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壽、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英、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欲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